

罪
惟
錄

二十



諸臣傳逸

中山王達夫人謝再興女也。再興二女長配朱文正。文正欣歸達。久再興以諸暨降周。伏法并誅。文正妻達夫人以達故特恩無_子。妬達侍女有目美。偶蒙達一顧。夫人輒殺女。函其目壽達。驚召宴。意鞅。上詰得狀。上心以謝女久應坐。此殺人宜抵。遂留達於朝。而走使殺謝夫人。達歸不得夫人。號未幾病卒。夫人尸棄黃土坡。不敢葬。後人每令節猶向黃土焚楮錢云。

常遇春葬鍾山。未數朝。守卒逃散。成化二年及十八年。兩被盜葬。有本韓春者。訴兵部。官問何以覺葬。卒曰。聞王貪。

有金珠、官怒、杖之、曰、汝監守自供也。非汝言、盜知之乎。于是遣人啓其藏、空塚、無棺、有藤、貫其中、而已。按開平客死、國初無制、薄葬、棺朽有之、無遺骨、則何以鮮、且常有後、或靖難時、安真雲南俗、以國仇、零擲、盡不必盜葬也。相傳遇春嘗與宴、上以金陵完宅中無患、遇春已醉、云臣觀金川門一、襄陽砲墮矣。遇春酒醒、悔之、嗟此語、其爲他日壬午之讖歟。

湯和嗜酒、醉中嘗殺人、有侍郎王瑛之祖甲、初爲和職、行刑、或受命械繫、以俟和醒、和悔、不刑者數一夕、和怒其受妾、令斬之、王甲善而藏之、旦和泣悼、問妾屍、曰、汝在也。重

賞甲、和老每興疾、朝會張真人在、帝稱爲天師、和曰、天何
師、道士耳、張浚言傷和、五子皆前卒、有孫十一人、長偃、
次又次皆英偉、時和入朝、次扶升陛、足蹶、微以目視祖、和
上怒、坐以忤視、其祖不赦、又他日、和私第、又次與客双陸、
意索局內、和索子驚、語一再、又次不知爲何人語、謾云、昨
日子鵲、今日子鵲、已上聞之、復坐失養、不赦、惟偃者無恙、
竟不及嗣封、或云內府借其券、而未及請還也、和封侯、誥
有云、前守常州、于忠有欠、指醉中左右騎危之語也、論者
曰、偃者且封。

沐英鎮雲南、或告英反、執京師、孝慈欲活之、請于上、
吾

吾審。寃之。果有謀。勿赦。寔無狀也。乃故跪英。以履底鞭。雙頰數百。面被體。然後以私情請帝赦之。復乘上醉。乞還鎮。上可英妻馮妬。上念黔寧怯內。由馮京。而賜二宮人隨鎮。舉二子。稍長。詔入宮。而令馮視其子。馮內恚。請偕之鎮。好字之上。不許。出二子還鎮。而令馮入宮。自覓其子。內侍公惡馮如。百苦之。竟死。先是。沐府內使收棄女于道。及笄。英至內侍家。得一御而有娠。馮夫人聞之。呼娠者入。以木格夾其小腹。娠墮已死。而復甦。馮必殺之。月餘。腹復動。又下一男。蓋孿生也。不令馮知。至七歲。初名琮。改名而嗣爵。涼國藍玉。武而能詩。礼重儒生。功與徐常伍。性傲。在雲南。

得詔納靴鄴中、囊隨却社、獨近東神采英蕤、帝稍意警、及
得罪臨刑、多引諸將、冀自免、遂以黨盡誅、王乃大呼、朱公
謂天下已定、何不面一二以防不測、蓋已灼知燕之必南
下也

廖永忠為將軍時、侈用龍鳳等器物、蓋相沿久、未奉特禁、
諸功臣率有之、永忠氣高物恃功、語不謹、或醉中責佐酒
伎女、汝萬歲、我免罰、伎如言、偶聞於帝、執永忠付梟、而未
烹、劉基遇之、哀辭為一言、基謝不能卒、斷兩膊以死

開國武臣以儒術相傳、唯李氏文忠能文、子景隆能詩、所
從客李普溫、以文士知兵、攻襄陽、不拔、普溫曰、破下邑

則襄陽。孤果以是取勝。特賜田。文忠請。膳卒。上疑。為

私。其卒不悅。李葵聚寶門外。或曰。此佳地。上召其子往觀。曰。地隘。縱鵠所止。移葬安德門外七里山。

史載。傅文德奉太祖旨。取二子首入報。遂自刎御前。何喬遠名山藏具載之。又云。劉三吾暴卒。世廟方后死於火。給諫李清力爭。以為非是。又云。從文德之家於遼東雲南。在遼東者。嘉靖中都御史鑰。在雲南者。嘉靖中良弼。皆其後。及考鑰墓志。不祖文德。又雲南志所云。謫永平之故。不自賴國。但云五世祖添錫仕太祖。起家明州訓導。歷知大名府。謫雲南永平。賴公止三子。豈錫添。又其子乎。按楊慎傳載。

脩雲南通志稱鄉達欲冒嗣公慎賴不可若果真其嗣慎傳
物胡却之也乃竟稱賴後大抵慎去後事按晉定王妃係
友德女王請以友德玄孫瑛加級奉先祀部覆不合例寢
其事

劉環基次子嘗從延安侯勝宗討甌賊勝宗白其才略上
曰真伯溫見也召見厚賚遣還。有富人蔣邦臻素為環所
不齒啣之會督府移文勾逃奉剋二貫蔣以環行二誣指
之羈崇道觀道士王松濶縱之入京見上于左暖閣具白
寃狀上宥之命襲父爵以嫡庶謝特授閣門使己長史谷
府會晉燕以築城隙環進曰詩云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

二王悟而隙解。後從征大將軍李景隆軍前。景隆敗。夜乘
雪渡芦溝河。冰陷。馬死。環躍升陸。走良鄉。足趾盡裂。跛行
三十里。會其子豹。自大同來赴難。翼環歸。抗燕死。

宋濂題識郝經雁帛詩。千古只此一事。經字伯常。元中統

元年使宋。拘儀真十五年。經題帛云。霜落楓高。忠節如歸。

林天子援子徽。窮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

海累臣有帛書。因信大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新館。時已改元至十五

年。經不知也。明年。宋放經歸。三月。元獲雁汴之金池。宋亡。

此帛為安豐教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以聞。藏
秘書監。濂得識之。若蘓武云。以託詞也。非寔事。按漢昭

使以諭匈奴。與武本傳不合。蓋漢求武急。匈奴詭言已死。常惠引使者夜見武澤中。詭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書。知武在其澤中。于是讓單于不信。單于謝漢使歸武。然經帛所云上林天子。猶似踵為之。

吳沉曾為皇子師。洪武二十年。馬皇后崩。意欲立胡昭敬妃為后。沉諫上止弗議。而意怫。沉称疾乞休。許之。凡御史出。必令與居。沉偶款御史袁飯。御史不悅。沉口占一絕。微諷之。御史歸奏無病。上問使人廉之。報訓塾。上怒曰。沉病。不訓吾子而民塾乎。籍其家。幼子年七歲。逃自竇。得延其世。沉至京。不得見上。先是。沉蒙恩禮時。間請得如功臣。

例免一死、上給片楮、時不及上前楮、輒加膚刑、

危素勝國時、名籍甚、或問虞文靖集、太僕事業當何如、
集曰、太僕云多誇事業、非所知、無已、其餘闕乎、闕果死守、
太祖難其節、廟祀和州、至是、令素香火其廟、以愧之、按危
素與黃昇兩墓碑、皆宋濂所撰、稱危素為礼部尚書、每陳
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特畏後世史官、今元亡而史存、危之
力也、又云、天之于人、不能備、或授才而謫於位、或得位而
寤以時、素負重望、如景星慶雲、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豈
不可哀夫、知後世史官可畏、而二其身以存史、又有二其
身者、曲筆而稱之、為能存史、兩皆犯史、斧鉞不赦也、須得

馮道再世並銘危黃為無所可否之解。良便。且素歸誠。後
可以大展而一無所見。則何孟春所云景濂于太樸銘詞
勿假借。豈過刻哉。元己素年六十有八。洪武四年卒。惜素
倫生但六年。而不得與白暉共列。

袁忠微相術工。盡得其父所傳。永樂中為太常丞。上嘗出
宋元諸君遺像示之。俾言其何以貴。袁一見宋太祖太宗
便曰。英武真宗以後曰。此秀才皇帝耳。元自世宗至文宗
曰。皆是喫綿羊肉。即主及見順帝。獨曰。此又是秀才皇帝。
以為非。即主比袁不知合尊事。語可為合尊左証。祝允明
伯父紳嘗掌教于鄞。袁適在籍。邀視其家之人及學諸生。

時無言既別去私上小圖章二與紳曰給事中章久明父
顯曰叅政之章後果如其官

楊士奇以揖琴江縣

教書

琴江令罪死惧乃更名立可逃武昌

遇吳人楊翥甚異之立可告以故翥以館穀讓士奇而更
授徒十里外建文中以薦為吳王審理副時北平有走間
京師者付審理鞠士奇未及公座失問者王令指揮某草
奏以聞久乃得其人伏法後太宗得國指揮以吳王故伏
誅士奇逃歸得免久之解縉薦其才以翰林脩撰備顧問
編脩周孟簡作文送一教職引士奇蒞端若曰教職勿輕
視士奇實欲諱前揖琴江教事惡孟簡蒞之乃出孟簡某

府長史已學士婚罪死妻孥等久繫士奇不能救侍即羅
汝敬為之不平衆言之士奇乃請於仁廟得釋晚年酷愛
其子稷所為不法事不勝指時與鄉人爭墓所為金牛下
水形者交訴于朝法司以士奇子不敢決就問士奇士奇
謂同鄉汝敬長者第一問之汝敬正色曰吾不知其他
但每歲見鄉人上塚耳竟還其人士奇積恚會朝命選丈
臣行邊士奇以汝敬應詔率遇虜敗墮督井幾斃乃歎曰
吾不能同西楊於朝矣致仕歸時王文端直素與士奇同
里善嘗以士奇子稷所為告士奇士奇念世質善謝之稷
才能歸遇會父歸省墓使人曲言父前士奇反疑直踈之

出直吏部、會陳循前蒙仁廟殊眷、欲陞學士、而西楊抑之、
但除侍講、循卿士奇切、會楊文敏榮卒、鄉人懇其子于朝、
付錦衣、以文敏故、予反坐、仍蒙尚寶之蔭、士奇知循欲導
衆口揭稷、松以文敏有例、不甚憬、時監王振專權、不告士
奇、遽收稷、勘之、得寔、坐重典、三楊初俱有免死勅、士奇次
子道區之、不出、竟不赦、吳訥者、黑塞世匹、贅文貞以文、陳
嗣初、塾師、贅文貞一詩、皆引薦訥為都御史、嗣初為五經
博士、士奇之憐才、寔可嘉。

楊榮子泰、與西楊子稷皆不檢、泰嘗貸人鉅萬、掠子女、致
釘一人於棺、白日焚之、泰子熾、指揮使、被逮時、先一日逸

去及泰病死、變姓名入京、贅一軍家、居五年、為其妻所覺、以聞上、親聽、重刑、不承、獄死、成化中、原文敏還其所籍、

于謙兵部時、侍郎項文耀曲黨附謙、士林笑之、稱文耀為謙妾、每待漏、文耀必附謙耳密言、即無關大利害、意以私之、使見者稱二人一体無間也、及文耀遷吏部、復曲徇何文淵言、官劾其儉邪、賴于謙力保之、吏部王直于謙初稱為君子儒、文耀毀直為老腐、謙溺其毀、遂輕直、語賢王直何不告歸、謙壞文耀見斥、

莊定山孔暘稱疾不揖客、特往謁陳獻章、誠勿言、獻章匿之、孔暘同年顧餘慶知之、亦謁獻章、問孔暘何在、獻章不